

真人還長春宮雲陽子承命以楊志應知觀事庚子秋九月雲  
陽子從綦清真抵燕請真人西行改葬重陽師祖於劉蔣間稽  
首堂下言曰志春賴父師道廕灑掃神清已數年矣今棟宇粗  
備簪褐幸集歲屢熟而人安且和及此閑暇無文以紀之竊懼  
其事跡之泯沒於後也俄以知長春宮事抱真人張德方爲  
介來乞文勤甚粹蓋嘗察雲陽子爲人矣心淳而氣和量弘而  
行峻眾中混然不自露見然四方耆舊咸推其爲有道之士茲  
神清所由興也山水之秀又皆萃於觀之左右前後豈天設福  
地必俟有道之士而授之耶廟貌旣盛教風旣行雲陽子不敢  
以爲己有會遇大宗師而出之若王樸閻鎮與其一時耆宿官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允

翼集三

僚贊成道緣者皆當大書特書而播清芬於無窮也然神清之  
爲觀也亦美矣有山水之秀有宮宇之盛又有道德之士表而  
出之兼是三者餘所罕及卒被大宗師之光明造化將見卓然  
立於天壤之中亘千百世而獨存者矣粹嘗許雲陽子觀記久  
而未暇爲也聞其歸時囑抱真人辭意懇切故爲之書其大畧  
如此惜乎雲陽子已西欲問其詳不可復得他日倘能西遊過  
雲陽子於神清瞻其宮宇覽其山水苟斯文有所未盡者尚當  
增益冬十月二十八日記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記

臨潢李邦獻撰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不遂者君子見之亦豈無慨然傷悼而欲遂成之心汧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既成而後謀記之於石以延安令常元亨爲文期日刻之適西北寇至以是遂輟今猶未克模勒是可嘆也頃西省郎中粘割公子陽被檄自朝那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旣至堂廡清肅門壇閨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汧水北來石壁當其衝勢若窘束不得逞迴折而流湧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顧灑落殆若世塵所不到悵然眷戀而不忍去周行徧厯見素碑瑩鏡而無字刻詰諸主觀因得常令所爲文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卒

翼集三  
又文又

然邊幅破裂字形漫滅絕去者十二三讀至行盡每每句不相續至於經始落成猶不見其日但未見爲文之始泰和丁卯歲爾公曰石旣礪矣文旣成矣何待而不遽立也主觀答以兵革之故公執紙惋嘆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罅而後命工開鐫必爲若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公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貞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是人敬仰之旣而羽衣黃冠爭築室於其側皆願執庚桑楚之役他日師集其眾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

所爲而棲此煙霞之勝景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己修真之地曷若爲萬民祈福之宮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眾伏膺師訓唯喏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嚮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磚甓凡所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勅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纘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于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龕其像而事之其始終可見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爲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厯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欲固辭因語公曰道家著流而以清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卷

翼集三

靜無爲爲本今師勞人之力而靡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爲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氏之微旨也師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扞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爲浮誇侈靡者哉况因夫物有旣成而微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聞公之言卽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可以起因援筆而粗書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有七日記

大都清逸觀碑